第二章 东广小路的赌箭

一

安永元年还剩3天，坂崎磐音在宫户川的鳗鱼屋处接了大扫除的工作。

这份工作是店主铁五郎派了清理鳗鱼的松吉送来的。

“你受了伤，不要客气”

“因为还不能工作，我不好意思来这里麻烦您”

“我从金兵卫那里听说，你去内藤新宿找工作了那。我真是吃了一惊，三个武士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最后怀里却只剩下二朱吗”

“赚钱真是件难事儿啊”

“光和你说话，差点忘记已到年关了”

铁五郎苦笑着问道：“你的伤怎么样了？”

“一惊不要紧了，过了年还要麻烦您让我在您这人工作”

“到了年关，鳗鱼屋的客人就少了，不过你今天帮店里磨刀打扫，总还能给你些工钱，三餐管饱”

“啊，真是太感谢了”

从新宿回来后，肚饿的日子仍然持续着。

磐音和清理鳗鱼的同事松吉和次平一起从二楼开始打扫。

清除天井和墙上的灰尘，将榻榻米掀起来挂到北桥日晒，然后用竹棒敲打。

“阿拉，浪人先生，你从清理鳗鱼沦落到打扫卫生了？”

“将鳗鱼运到宫户川的幸机出生说道”

“到了年关荞麦面比鳗鱼卖得好，还好店主雇我打扫卫生。”

“在新宿没赚到钱吗”

幸吉似乎已经从别人那儿听说了新宿的事。

“那就是所谓的徒劳无功吧”

“品川家的二男在小梅村那卷着腿裤采集蚬呢”

“品川在采蚬吗。明年应该会交好运吧，在此之前只有忍耐了”

“一个人生活真是悠闲啊。像我们家里人多，每天都未生计烦恼”

“幸吉你人缘广，能不能给我介绍份工作”

“等下”

幸吉说道。

“想到什么了吗”

“浪人你什么活都干吗？”

“除了犯法的事外，什么活儿都可以”

“等我一下，我去确认下”

说着，幸吉一路小跑着走了，随身的竹笼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

磐音回到为榻榻米抖尘的工作中来。

虽然对十一岁小孩的话不能当真，但磐音总觉得幸吉会回来。他一边想着一边从二楼打扫到一楼。做完打扫工作后，他在午后将店中的菜刀聚集，然而仔细地在后院磨刀。

磨刀刚好花了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快到晚饭的时刻了。

就在那时，后门木栅出露出了幸吉的脸。

“我找到工作啦”

他一脸得意地说着。

“真的吗，幸吉大人”

虽说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和幸吉相遇开始就好像面对本所深川的师傅一样，抬不起头。

“我没说谎，是在两国广小路的射箭场。”

“射箭场吗”

“你还有别的事情吗，对方说想要马上见面，走吧”

幸吉点着头说道。

“那让我和老板告个别”

让幸吉等着，磐音进入厨房去找老板。铁五郎看到他立刻说道：“拜了你的福，家里变得干净多啦。晚上喝一杯吧”

“关于这件事”

盘盈将和幸吉的对话告诉了老板。

“两国桥边的射箭场吗”

铁五郎走向庭院找到幸吉，问道：“幸吉，你给坂崎介绍什么工作啊”

“店主老爹，不是奇怪的工作。最近，出现了抢劫射箭场的男人，听说他们要求在射箭场比试射术赚取钱财。所以我去问射箭场需不需要保镖，然后东广小路的射箭场老板朝次说好啊，不过要介绍有本事的给他”

“射箭场的人啊”

铁五郎了解原委后和磐音说道：“去听听也没什么损失，万一谈不来你再回来就是了”。说着将磐音送出了门口。

磐音和幸吉沿着日暮的护城河向竖川走去。从那儿通过一座桥到达大川。不久，两国广小路的喧嚣声随着河风传入耳中。

明历三年的大火造成大川西边十万余人死伤。

为此，幕府在宽文元年架设了一座连接大川两岸的桥。

这就是两国桥的由来。

在桥的东西两侧设置了宽阔的避火用地，这就是两国广小路。

东边的广场背对回向院，葛饰和小梅村等居民在午前将野菜采集起来贩卖，形成了蔬菜市场。午间收拾完蔬菜市场后，又设立起小卖店来呼朋喊客。

因此，两国的广小路一整天都人头攒动。

东边尽头的净身场所搭着一个宽有五间的射箭场。

拉窗上画着射穿金色靶子的箭矢，梳着岛田发髻、穿着黄八丈的女人排成一列，此外还有四、五个拾箭人。每个人都年轻貌美。

店里有三个客人，拉着三尺八寸的小弓。

八间前像模像样的设置了大大小小、并行排列的土垒。

如果用一尺长左右的短箭射中了目标，年轻的女店员就会敲击打鼓，喊一声“中了”。

总觉得场内的气氛很宽松，感受不到任何杀伐的气氛。

“老板娘，我把他带来了”

“店内只有一个中年妇女”

“老板的话现在在净身所抽着烟呢”

两国东广小路的净身所是为去参拜山神的人们提供斋戒沐浴服务的地方。

黑暗中，可以看到如萤火虫般一闪一闪发着亮光的火焰。

是老板朝次回来了。

“老板，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浪人”

老板从黑暗中打量着磐音。

“我是射箭场的主人朝次，你是住在金兵卫长屋里的人吧”

从他谨慎的口吻中猜测，他似乎认识房东的金兵卫先生。

“从夏天开始就一直得到他的关照”

“你的人品和能力我都从金兵卫那儿听说了。不过来我这工作，有点”

“老板，是浪人大哥的能力不足吗”

“幸吉，别自以为是。我的意思是，坂崎君的的本事太高了，被我这样的商人雇佣很浪费”

“老板”

磐音说道。

“如果你和金兵卫谈过，那就应该知道了吧。我帮忙处理火灾时，是按日收费的。不论怎样的工作，我都做。”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关于工作的内容，你从幸吉那儿听说了吧”

“有捣乱射箭场的人，是吧”

“无论是临时还是常设，射箭场虽然看上去华丽，但也是30发六文钱的生意。雇佣捡箭的女人，射三十发箭收六文钱的话是赚不到的。因此，我们背着官府举行赌箭比赛，你知道吧。”

“很遗憾，我没有去过弓箭场”

“那我说明一下”

“结改这种竞射比赛中使用200发箭，原本是一种游戏。”

之后，演变为用红与白的纸包住一文钱的赌箭行为。

到了现在，约定一箭几文钱，射箭所和客人双方通过比试箭术来竞争二百箭的差额，获胜的一方可以获取所有的金钱。

“现在有一组人触摸在秋口到浅草附近的射箭所，其中包含女人。年轻的文雅男性是他们头领，有漂亮的女人，老爷爷，不修边幅的浪人，还有一个不知哪儿来的杂耍人。他们五人中的一个或两个突然出现在弓箭场，挑战赌箭比赛。他们本事很高，两百发箭中最多也就丢失5、6发。浅草门前的大文字箭的大型比试中，其中的女人200发全中”

“你说大胜负，赌金是多少？”

“如果是大胜负的话，至少五十两”

“什么！”

磐音一时无语。

“他们似乎在河对岸已经声明鹊起，现在流传他们把赚钱场所移向富冈八幡宫或者东广小路，东广小路上的十三家射箭所为此已经开会了好几次”

“不能回绝比赛吗”

“是江户人的性格吧，客人如果说要一决胜负，就会接受”

“还没决定对策吗”

“意见纷纭，还远没有统一。我个人来说，十三家店一致对外是最好的”

说着，朝次叹着气用烟管敲着手掌。燃剩的烟草的火苗向着净身所飞去。

啾~

发着声消失了。

“河对岸的好几家射箭馆已经因为他们倒闭了。”

“店主大人，你要为做什么呢”

“麻烦的是他们五人似乎本事不错。浅草的一家射箭馆雇佣了保镖想在归途袭击他们，却反过来被年轻的文雅男人砍杀，一人死亡，两人重伤。”我们不想让官府知道我们做着赌箭的生意。所以，我在刚刚谈话中想到让十三家店联合起来雇佣坂崎君。

“是想让我袭击获胜回家的五人组吗”

“怎么会”

朝次干笑着。

“之前也说了，一开始就拒绝和他们赌箭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办不到。第一次输给他们的话也是没办法的事，就当做给他们路费。但是，绝不允许输第二次。如果他们这活儿第二次在东广小路出现，我想我们也只好低头请他们放过我们。已经不是讲面子的时候了。那时，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

“我明白了”

“问题是给你的工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在这期间让本领高强的武士领着几百文的薪酬这种话我实在不想说出口。让十三家每家出五十文的话总计就是六百五十文，和他们争辩的时候会支付额外薪酬，这样如何”

一天六百五十文的话，和一个工匠的工钱差不多。

“可以”

“那么，今晚开始如何？”

磐音感激地接收了。

“幸吉大人，帮大忙了”

磐音向幸吉低头行礼。

弓箭场的后面有一个小型的休息所。

捡弓箭的女恩门有时来这里抽会儿烟喘口气。

房里的火盆中埋着炭，水壶挂在上方。房间的角落里到处是女人们吃荞麦面时留下的渍迹和碗、装着灰的烟灰缸和封皮泛黄的小说书。

因为年轻女人们进进出出，房里充满了脂粉的香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牌瘾首先打开格子窗，换换空气，将脏碗和烟灰缸拿到屋子旁边的狭小厨房里洗刷。然后，他用前端磨秃了的扫帚将地上的垃圾清扫一遍。整个屋子变得整洁利落。

他将大包平靠着墙，在窗户旁左下。

“哇，房子变得好干净”

捡弓箭的两个女人睁大了眼从门口看向屋内。

“武士先生，是你干的吗”

年龄较长的女性问道。

“如果让你们不高兴，请原谅。因为很闲，不经意就出手整理了屋子”

“睡会因为物资变干净了而生气啊”

身材较大的姐姐筋疲力尽地做到火盆旁，看上去大概二十一、二岁。

另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儿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

磐音一边从火盆上方的水壶中将热水倒入茶壶，一边说道：“在下名叫坂崎磐音，请多多关照”。

说着低头行礼。

“也请你多多关照”，姐姐慌张地回复道。

“我名叫良，她叫青梅”。

“我不会泡茶，不介意的话请用”

磐音将泡好的茶递给良，

“我听说老板雇佣了保镖”

她笑着说道。

良拿出烟管，往里面装入烟丝。

磐音将烟灰缸递给他。

“总觉得像吉原的花魁一样，冷静不下来啊”

良咯咯地笑着说道。

“坂崎君你是浪人吗”

“半年前脱藩。刚刚成为浪人不久”

“怪不得一派轻松像”

“也不是，别看这样，我也受了不少苦呢”

于是将去内藤新宿求职的原委明了的告诉了他们。

“呃，三个大男人去内藤新宿这种偏远地方，怀里最后只剩下不到二朱？”

“三人分的话还不够170文钱，一天都支持不下来啊”

“我真服了”

青梅沉默着将一个纸包递给磐音。

“里面是吃剩下的薄皮馒头，不介意的话请吃吧”

“太感谢了，我错过了吃晚饭”

磐音恭敬地结果纸包，馒头的茶色表皮已经变硬，磐音将馒头放入口中。

“哦，这味道很不错啊”

磐音看上去幸福地吃着馒头，脸上露出天真的表情。

“这还真是，不知道是哪儿来的xxxx”

良小声地对青梅说道。

两抽完烟后和青梅一起回到了箭场，换班来休息的是立和绢。两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

立长着一副圆圆胖胖的脸，绢则是瓜子脸的美人。

“有武士在旁边照看我们，我们两看起来很了不起的样子啊”

立和绢互相扭动着身子咯咯笑着说道。不一而，小姑娘们身上的胭脂味儿就充满了屋子。

“武士你住在那里啊”

立问道。

“我叫坂崎磐音，在深川六间崛町的金兵卫长屋暂住”

“什么呀，这不是和我在同一个街道嘛”

说着话的是立。

“我住在猴子桥边的唐伞长屋”

“哦哦，就是天气好时，在护城河边晒伞的地方吗”

“就是那里。我从小被金兵卫骂着长大的”

绢笑着说道。

“我们店里的良和金兵卫的女儿是同年生的”

“什么，和柑大人吗”

“怎么，你认识柑啊”

“知道啊，我曾经在西广小路的今津屋雇佣过”

因为和磐音有着共同的朋友，两个女人马上就对待打开了心房。来回替换的四个女人在喝茶休息的期间与磐音说个不停。

一天的工作不会儿就结束了。

弓箭场结束营业是9点半的时候了。

朝次和老板娘陶支付给女孩子们当日的工资，说着慰劳的话将他们送走。

“坂崎君，你已经完全获得了女孩子们的信任了啊”

朝次笑着说着，陶看着屋子惊讶地说道：“这屋子看上去真是大不一样了啊”

“我没干什么”

朝次递给坂崎三百分钱。

“从明天开始会支付给你650文的”

他事先打招呼道。

“老板，今晚算是实习，请不要挂心”

磐音拒绝道。

“嘛，别这么说，来吃荞麦吧”

说着将钱塞给磐音。

“明天什么时候开店啊”

“广小路不到午后是开不了店的，请下午一点的时候过来。”

“好的，我知道了。请多多关照”

磐音向着店主夫妇低头行礼，拿着大包平踏上归途。

二

上午十点，正当磐音在井边洗着脸时，有卖鲣鱼的来到金兵卫长屋。

做着兼职的女人们吵吵嚷嚷地聚集过来买鲣鱼。

“一条多少钱”

卖鱼的看着磐音的脸说道：“浪人你过去买初鲣xxx”

“那么，五十文怎么样”

“今天的货看起来不错，买个十五、六条吧。你想要晒干吗”

“不，准备把当作为礼物送人”

“那我算你便宜点”

裹着棉衣的金兵卫拿着竹筐走了过来。

“坂崎君，你在朝次那里找到工作了？”

“多亏房东大人您的推荐，总算就职成功了”

“你啊，又不是当了官，只不过是被雇佣为保镖，别这么客气”

“总是份工作”

“好吧”，金兵卫回复道。

“您知道幸吉大人的长屋在哪里吗？”

“哈哈，你是想把沙丁鱼送她做礼物吗，真是有情有义”

从金兵卫处得知，幸吉所住的长屋在唐伞长屋的最尽头。

“喂，新次，送沙丁鱼的地方都是些饿鬼，给我尽量打折”，他对鱼贩说道。

磐音将三条鱼留给自己，剩下的放到从金兵卫处借来的竹筐里。

在金兵卫的周旋下，大概买到了十五、六条。

于是磐音出发去唐伞长屋。

木户口前还是如往常一样晒着伞，穿过木户口时遇到了一个素颜的女孩。

“阿拉”，女孩惊奇地出声道。

“对了，你的长屋是在这里”

“请问幸吉大人的长屋在哪里啊”

熏婆婆，小幸的朋友来拜访了。

绢一边笑着一遍和在井边洗衣服的女人打招呼道。

熏的鬓上贴着膏药，她回头看着说道：“是金兵卫和浪人啊”

磐音将装着沙丁鱼的竹筐递给她。

“昨天，幸吉大人给我介绍了份工作，这是回礼”

“这真是，谢谢你”

她急忙低头行李，从磐音受众接过竹筐。

绢对熏解释道：“这位是在我们店里工作的坂崎。”

“幸吉做了那种事吗？我完全不知道”

熏欣喜地说道。

“浪人先生，谢谢你，我就不好意思地接受了”

说着，举起了竹筐。

磐音向着东广小路走去，看到穿着白衣的男人们在净身出忍受着冷水的浇顶，是想在新年赶早去大山参拜人吧。

不过，箭场的老板尚未开店。

磐音在净身场的的石阶上坐下，看着人们沐浴的情景。

久违地了煮饭，磐音将早饭和午饭并作一顿，就着烤鱼吃了三碗饭来填饱肚子。

腊月的日光安静地落下，使人感到恬静。